建文書法儗

建文書法儗序

嘗聞信傳信疑傳疑史體也疑而信則非闕文信而疑則非實錄於史何當焉孔子作春秋定哀多微詞然特微之已耳未嘗併其微詞而削之也夫統系甚明名義甚正順天應人灼乎古今大經

而奚以傳疑爲世宗生蹟書法僞之所爲作也哉

高皇帝神武開基非神武如

成祖莫之善述　文皇天授少帝何尤

固昔之篤論矣唯是諸臣殉義

過激致干嚴譴有革除年號諡

要非

成祖本心宮中火起業以天子禮葬庸
詎天子其禮不可天子其號者彼
食其祿自盡其心大哉　王言未
嘗絕怒其臣矣而寧忍竟沒其君
乃孫蒙祖號餘二百年令洪武戊
寅以後永樂癸未以前民若無君
國幾無史傳信謂何則亦因仍之

過也

今上御極首詔表忠人得頌言遺而
革除從故尚未議復踐阼慨焉興
懷私述所聞發凡起義作建文
書法儗一編補史之缺第未出會
上允諸臣之請建文事蹟仍書年號附
太祖本紀之後踐阼不諱之時身親

見之喜而卒業既有年矣頃過予齋中索言為序余嘗濫史局觀金匱之藏知洪武

實錄累修於永樂間當時舊文半從改竄蓋一時翊戴之臣貶損前人自為已地即彭惠安哀江南詩予槩見也夫湯武之濟時夷齊之殉

義共炳天壤間何秉筆者自為疑畏且並為其主而疑畏焉感亦甚矣建文景泰南面臨民而本紀不立祗從附載未是正也余屢請于當事者額而未果躋以布衣常帶之士忠義感結舊而著書博收約出覓嚴得裒以校往牒殆無遺憾籍

令鷺遭時遇主甚不為依阿苟容而以直道自見可知惜乎甚以山居學道逃隱也

萬曆乙卯秋日石渠舊史焦竑撰

建文書法擬序

萬曆甲午冬吳諸生臣朱鷺輯建文書法擬成以屬臣序臣朱逢也明年乙未秋九月

上俞言官請復建文年號中外歡頌

明聖臣更諗鷺子言信而志行矣幸當不諱朝無事名山之藏書可出乎鷺唯唯復從校定臣叔陽敬序簡端序曰臣聞之馬遷云孔子作春秋隱桓之間則彰定哀之際則微後世治史鮮知微彰之義如臣鷺茲輯書法於微彰何居亦嘗原極春秋㫺以修乎春秋何始隱說曰賢讓君而

昉東遷也臣謂不然魯裔公旦名秉周禮春秋二百餘年間篡殺國有而鐘巫之禍魯不幸寔爲天下嚆矢矣既巧借彭生報隱而莊僖以還鮮正始終周公其衰階厲何自托始惟隱盖傷宗國悲王道不啻三致意焉是春秋以微終始爾延隱桓之間尤微之微也馬遷第用是自况於春秋何當矣然仲尼修春秋不幸而微今臣騖軒書法幸而則彰何也竊嘗論世於壬午雅無取事微也哉

高皇手奠清寧磐石萬世然而難乎爲繼

建文即令主於紹

高武忝也天啟神武以守兼創寔在

文皇藉由建文之治無變恭已雍頌藻稅禮樂將景

隆相孝孺貳心之夫擅兵於外服古迂儒從容

蠹蝕其內金甌能晏然至今日否師偏靖難或

疑無難可靖是不睹善述為功而忘二百年治

安賜也謂

文皇奮自藩服未免逆取亦念殺機先發纍纍齊黃

膚剝曷貴葉難騈首就縛鮲又或謂是不當夷

故主且至夷其年以滅迹也嘻金川破大內火是

固無如何矣設
建文弗孫弗崩不解以故即空名優老之乎惟負扆
夾輔或非其情而何必一夫是夷至於革除紀
年亦勢或激之燕固藩支猶
高帝親胄也以親以賢纂服天授而必舉國矢死抗
之抗之節偉其重
文皇之疑與怒則深矣至使西洋訪三丰殆終身靡
廩焉爲此以重絕人望非得已也令榆木之駕
終返安知不徐議修復乎遠易世而無能伸茲
請則諸臣罪也熙宣當事臣有非建文之遺者

手請之其以貳心故主嫌而寧令泯泯也則諸
臣罪也今年許復矣史行有緒矣紐輯不贅與
固也逸事之蒐不遺力也藝芬合散酌寬衷巖
殫厥心也臣不自揆夙當志
昭代史事浮湛膠序上方筆札曠各有待乃鷟能
先臣奮成是書然臣聞與鷟論鼎革之際鷟諸
所持議臣率無以易也其尤知言者曰大哉
文皇帝之烈於前有光焉然迄今一二曲士或妄擬
以湯武慚德徒以華除故也敢謂正名莫如追
帝追帝死先復年儻

聖明終採末議次第修舉臣不寧報
建文寔藉手克報
文皇帝矣臣惟以此信鷺而鷺以此信天下萬世君
謂鷺猶然弥縫闕失陰陽其論非臣所知也至
鷺有史才讀書法者是自知鷺臣何贅焉臣樂
為揚厲　謨烈而已鷺同郡州苏臣欽叔陽稽
首序

建文書法儗本引

臣鷺儗建文書法幼侍臣父讀發志繼感

高皇帝冥授四字奮輯成編已遭遇

今皇帝允復建文年號盛德事而書始出歷秊二十

歷蒙八易崎嶇憂違窮頓僦舂負米之日而鬼

之討之緝之整〻齊之滌〻矻矻乎其無寧力

鷺竊不自知其爲何心然鷺初意直爲

建文年耳建文不失尊號

文皇不失顯名前後無嫌統紀甚正誠不宜一日緩

者幸復矣二百年來人懷削號之疑士切還年

之望不意一旦身親見之驩慰何極而書卒不棄玄者何臣驚蓬心未盡尚紆三端耳夫北平發難非先動也計

高皇帝崛起濠布衣危身血戰以收四海垂三十餘年大定矣而行壞於紛紛變更日尋削奪諸不諳練之躁臣而禍又迫躬不兩存之勢也故不得已起兵靖難天下後世其誰曰不然

建文既孫去不可以

高皇帝天下付非其人義不得不自立天下後世又誰曰不然

文皇帝之心旣足信于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果頼
文皇帝徒勠力以奠寧迄今若是則
文皇功德不在
太祖下而何有於建文體貌之存不存其存之
文皇不遽貶榮其削之
文皇不藉增重則亦存之以信萬世已矣臣竊謂
自壬午六月以前書必內建文而可往來稱謂
槩無所事微諱爲昔唐太宗除建成而史徵其
詞太宗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
存魯朕所爲類是何諱焉可直書其事豈以

文皇帝法天顯比之智顧出唐宗後乎書法稍降春
秋義而用其通可已必若內靖難外建文未尊
先躋未孫先絀踵冠而頂履其誰能是之是載
筆者之任也贊儗供執殳耳建文已國無大變
祖法削
親藩兩事緊而書之今日廢某王更某事明日更
某事廢某王若死其
祖若刃其支亦既足振纍其鼻而靖難非無偁矣廼
靖難錄等書汙蔑建文若總千古之惡擢髮不
足以數者當時孝友懿行勤恤嘉理槩從滅沒

不少載是小乃大傷
高皇帝傳位之明而俾建文抱寃詬千載下莫昭雪
也贅聞之信傳信疑傳疑史體然矣舉大瑕不
掩其細瑜夫亦盛德事乎贅故摻其足予者與
貶奪並存萬世下讀而太息曰夫以建文之質
之嫩也而用人一不當坐兩事而亡也忽焉不
足垂永戒乎屬載
高廟實錄中者經筆除後黜竄又雜馮以爲案矣諸
建文死節臣出前古未有蓋胡運休正氣激適
符

高皇帝德化之速關係一代風俗甚大

文皇且與

建文共之矣最著曰方陳練鐵十餘臣至今長于

人道々有泣下者而

正史中載方曰叩頭乞哀顛誣若爾猶謂具心腎

肺腸者秉筆乎孔故知非出

文皇心而秉筆諸人恐殺他以自寬也此所謂醜然

人面歔息而禽行甘沉淪永刼不出者也大哉

皇上初年詔曰革除諸臣甘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

高皇帝儲養忠臣義士用

褒表錫錄一一推

皇上此心宵令諸臣有一人不獲揚芳史册者乎洗

誣出匿畀昭

正史無使蒙寃筆下埋照千秋鷺所顧于

今日又其一矣至鷺論贊種種無非取備勸懲竭

一已之識力以侯當陸班馬橫管芟鋤非所敢

望也亦曰無負曩時侍讀寘授兩因已耳不知

鷺者謂鷺何求儻或有牛鼎之意乎則大亡恥

矣鷺請矢諸

天日萬曆歲甲辰春三月朔日吳䎸學博士弟子員

臣朱鷺惶恐稽首書

兩因

幼侍臣父國祥讀見靖難錄八上舉問父父道
洪建永熙事歷歷如掌鷺自是喜攟
國朝書多借讀每至建文遜事輒爲動時時手錄
之妄擬獲對
大廷首以復革除請不意河清難俟鴻漸無期臣
父業老於儒而臣又將以儒老一編野成聊寄
初志然鷺書甫就而
復年適遘亦足奇也一

萬曆甲午候試金陵偕友王在公弘濟寺祈夢在公得火龍渡江兆鷺夢躡身白月天朗徹下方世界已忽被

高皇帝命授臣四金字曰一朝表譜放榜日在公中解額鷺無聊散步憶前夢白月兆出世當學道一朝殆指建文獨所志也默不解表譜義即日閉邸戶艸小奏旦走謁

孝陵丹垣外叩首恭之祈

默啓復建文年號夢

高皇見大身天顔甚和懌鷺覺而驚喜不自勝謂草

莽一念何遽能假

皇祖在天之靈其冬書汝驫成寇以年表及諸臣譜

則恍然悟表譜二字肴落明年九月

皇上復華除之旨下矣神札

高皇帝之諭蓋先見也二然鷖成書不寧唯是兩因

故進取途賒決意長隱副學道兆一編備史采

公云不虛二十餘稔青衿公案或少裨

聖代萬一耆杪忽功行耳鷖同日識

建文書法儗總目

華除建文年號論

附編 刪述詩論敘贊六十一 著詩二贊三談一

江上老人詩一聯

鄭端簡公論二銘一

鄭履淳敘一

袁黃主德跋一 王世貞建文還國辨

許相卿五忠傳敘略一

彭從吾臨江詞一

王詔贊九

王世貞贊敘全

過金陵弔方正學諸臣詩一　鷟

王世貞魏國公輝祖贊一

李贄贊三

焦竑忠節録叙全

焦竑黄侍中墓祠記略

黄應登方正學墓祠詩黄侍中墓祠詩

湯顯祖方正學塋臺詩

黄時雨谿戍紀事

徐良彥文移一

錢謙益　登報恩塔詩墓祠詩

忠臣譜詩 鷺

擁絮迂談 鷺

徵攷書目

洪武實錄

永樂實錄

天順實錄

今萬曆邸報

許相卿革朝志

鄭端簡公吾學編 讀遜國紀小論附目後

袁顥主德篇 永樂初年稿

汪宗伊表忠錄 萬曆初年

華除編年

革朝遺忠録

張芹革除備遺

林塾名臣録

黄佐革除遺事

宋立齋端儀閑録

立齋革除續録

損齋備忘録 失姓

王詔奇秘録

欽録簿

教坊録及文簿

資治通紀
聖政紀
靖難錄
靖難功臣錄
石田客坐新聞
敖英禖言
陸采史餘 史翼
杜允勝史餘
隨志上冊 姓氏不詳
袁袠皇明獻實

王世貞文部及別集王世懋外乘
許有穀存褒什
楚僧王乳開談實楊夢羽等
陸延枝說聽
焦氏澹園集
張朝瑞忠節録
黄應登表忠彙録
明興襍記
開國功臣録
名臣言行録

何孟春續録

馮汝弼補遺

一統志

屠叔方建文朝野彚編內得南京貼黄冊錦衣衛軍冊及群忠事略臨江集白下紀開史彚忠義流芳金獻玉振蓬軒類紀俱未覩其全

陳繼儒史待屬此未及采入後出故

附讀遜國紀小論曰監官鄭端簡公吾學編猶西漢司馬子長之有史記可謂鉅筆然其紀建文以遜國非也標之以遜國而建文不得列于帝紀矣名僃甚美而害于義顧曾不

如仍革除革除雖害實固在也

今天子允復年號而

建文依然一朝矣貞

大聖人作爲瞻仰萬代惜乎曉不及見之鷺識

述盛德十條

伏覩

今皇帝前後僉旨歡頌　盛德因并述

先朝盛德次列如左

一

成祖文皇帝入宮詢　建文帝所在宮人指　后屍

以應　文皇伏屍而哭用天子禮葬之八月得

建文朝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閱兵食事宜留

覽涉犯者悉焚不問十一月賊臣都御史陳瑛

請治建文諸死事臣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

心勿問又曰諸臣盡忠于
太祖故盡忠于建文朕但惡其誘亂成法耳十一年
正月敕法司解建文禁令自此波及姻黨漸次
獲宥二十一年十一月則盡赦諸死義家于是
言建文時事者稍稍出矣
仁宗昭皇帝即位日劄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臣
家屬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
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爲民給還田土又
諭群臣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于是天

下始敢備諡死義爲忠臣云　御譔
長陵碑文備　皇考駐師金川門遣人奉章言不得
已起兵之故聞宮中火起疾發人往救不及
皇考痛悼曰臣之來也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
何不寤邪建文君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
在位必尊之曰朝廷

一

英宗睿皇帝復辟之年憐建庶人吳庶人久繫非罪
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文達　叩首對
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

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遂白　太后遣
中官出之居鳳陽聽其出入自便仍令婚娶或
沮　上以他虞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一

孝宗敬皇帝朝中台人繆恭上六事其一紀絕屬請
封建庶人後爲王奉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
奏大駭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　詔勿罪又
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練
子寧輩亦勿罪

一

世宗肅皇帝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僎請表揚建文

諸忠臣下禮部議未果行

——

今皇帝御極年七月二十八日謄黃

皇帝詔內一款曰一革除間被罪諸臣忠于所事甘

蹈刑戮有死無二此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

語是諸臣罪雖莫赦心實可原　朕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藎激勵臣節　詔書到日各地方

有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爲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儻有存者厚加恤録時允閣臣張議

一萬曆十二年廣東道監察御史屠叔方奏爲忠臣已褒外親未宥懇乞

聖恩推廣　明詔大慰忠靈以培　聖代綱常事

皇上登極首詔革除諸臣云云見前詔下之日四海臣民無不踴躍但思表忠寛尚屬未盡蓋忠臣既沐建祠其交遊至今遠戍苗裔已蒙恤録其

姻黨猶蔽覆盆則夫波及軍丁一體放赦令曰
所當汲汲者又伏恩　詔云生長鄉邑特爲建
祠此則府州縣專祠之設似爲不可闕也又云
修治墳墓恤録苗裔此則責實之典似又不可
緩也乞　敕該部通行直省著令有司軍衛備
查前項云云須行勘合立限銷完俾得布我
皇上實意慰忠寃義鬼于二百年前即天下後世臣
子生于其鄉守于其土者感奮無窮矣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一

是年三月六日兵部尚書張學顏覆云云令候
命下本部移咨兩直各省除齊泰黃子澄外其方孝
孺等連累發遣親故不拘見在死絕遵奉
明旨查將冊內軍名一槩除豁不許復行勾提云云
本月八日奉
聖旨是
一
是年三月六日禮部尚書陳經邦覆云云委應
遵奉先年　詔旨及依御史屠叔方所奏以慰
忠寃以激臣節本月八日奉

聖旨是明年三月江西撫按亦題前事是歲豁除報到陝浙江福軍丁一千七百六十二名

一

萬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禮部尚書范謙

一本累朝闕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

祖德以光　正史事奏該禮科給事中楊天民題前

事四川道御史牛應元題爲

國史釐修闕典當正懇乞

聖明斷然允行以信天下萬世事各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覆看得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四

川道御史牛應元各奏備建文年號向奉革除
累葉因循未經議復乞下該部改正以襄
祖德以光正史爲照有一代之君則有一代君臨之
位號作史者紀其行事以昭當年之實錄乃
建文年號之革除中外人心終有疑而未安者方
今開局編纂大輯　國史以傳信萬世則修廢
舉墜正在今日臣等備員史局蓋亦常有慨于
當日之事矣夫
太祖在位實惟三十一年而三十二年以後安得尚
蒙洪武之號建文既已負扆臨朝溥海內外奉

正朔矣一旦革而除之何以信萬世說者謂一時歸命諸臣避嫌曲諱非出
文皇帝本心臣惟是前代更朝易位非一見矣即餘分閏位猶得存其年而俾後世有所考建文繼緒孰不知君之有孫特以輔佐非人致發難啟釁旋知天命有屬遽遜位而出亾可謂達天不昧時者顧令名號泯泯乎此其于理似有未順者原所以革除不過欲使後人不復知有建文耳今歷年二百歷世十葉朝野靡不知有建文即今日之聞已不可塗何况後世竊意天下萬

世自有耳目稗官野史各有紀載而欲以建文
之紀年作洪武之虗號得乎此其于勢似亦有
難掩者且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國統者我　明之國統世世相承以及
皇上未嘗有一日間也以
太祖而視後則
成祖建文等子孫耳以我
皇上而視前則
成祖建文均統承也
太祖以天下挈而授之建文所以昭立嫡之大義遠

文委天下旋而歸之
成祖益以彰撥亂之弘功
太祖亦何所擇於若子若孫哉以
太祖之所親授而革除之無乃非貽謀之意或亦非
成祖善繼之心乎
祖孫一脈血氣原自周流而因此廢彼該科所云宗
誼之謂何此其于情亦容有未愜者況乎師曰
靖難兵非無名有順天應人之機無更朝易肆
之舉彼区区而此帝何嫌何疑而假捹飾乎益揆
之于事亦似有不必爾者夫于理于勢于情于

事皆可而革除何難一舉復乎

太祖定天下首命儒臣纂修元史且謚元主順帝我

成祖即位初猶備建文爲少帝而一時在位諸臣尚

有不念舊惡之旨至于我

皇上登極一詔内開革除被害諸臣令各地方有司

祀于其鄉其墳墓儻有存者仍厚加𠜇録而萬

曆十六年允本部題覆司業王祖嫡之奏特復

景皇帝實録俾纂修改正何見我

二祖正大光明之業等于天地而我

皇上淵弘充塞之心同符于

二祖也夫元史可修柰何失其實于當代勝國之君
可謚柰何削其號于本朝景泰之位號可改柰
何靳其名于建文一時死事之臣尚可褒䘏柰
何遺棄其君而令湮沒于百世之後由斯以談
不獨非
太祖之心非我
皇上之心即
成祖之心亦有不自安者矣方今
聖明在上善繼善述表揚
祖德祖功以彰大孝臣等亦不敢妄生意見別議更

張而建文位號在昔年原無降削之文亦無憑
議復惟及纂修之時特　命秉史局者于
高廟實錄中摘洪武三十二年以逮三十五年遺事
復還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其年號仍
修葺為少帝本紀示不泯沒而其間疵政過舉
自不能曲為隱諱
成祖靖難之烈固奕世而有光而建文在位之蹟亦
同殷監而不爽慰幽魂于九原昭大義于天下
微顯闡幽信今傳後其裨益　國體而增光
聖德非渺小者伏候

聖明裁定惟復以鉅典湮于累朝正史創于今日而
公論聞于百代義不厭乎詳審且史局初開屬
艸正難遽定或俟纂修
帝紀聽總裁閣臣題請
敕下多官虛心會議容臣等別行題請定奪奉
聖旨建文事蹟著附載
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書其年號欽此

述公議六條

一 永樂中人才官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事宜

一 弘治中楊守陳文懿公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
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于所
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闕

一 弘治中吏部侍郎儲瓘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

不可泯又曰華除節行之士在永樂初猶見志
尚所在某念其忠于所事嘗欲蒐羅遺事稍發
其潛

一

弘治中中台人繆恭給事中吳世忠言封後表
祠事見前

一

嘉靖中給事中楊僎請表建文臣見前又某官
曾某主事楊循吉表請崇謚

建文得以元順帝

景皇帝爲比 以親當視當視元帝 景皇帝以遜位一載弘治中

一

萬曆未改元七月閣臣張居正奏祠建文臣一
款萬曆十二年御史屠叔方奏推廣明詔大慰
忠靈事十三年江西巡撫馬文煒巡按韓國禎
各一本忠臣已褒外親未宥事未詳十六年司
業王祖嫡奏請復建文年號事未詳二十三年
給事中楊天民御史牛應元各奏請復建文年
號事見前又通政使沈子木有奏未詳御史愼
蒙有奏未上近辛丑館課有祀建文議未詳又

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奏乞舉陵廟曠儀事未詳

諸奏請廷臣幷奏草不得詳知姑識其略于

此

建文書法儗十六義

一書　皇孫生書冊爲皇太孫書遺詔嗣皇帝位

儗曰本始也

一書　建文本紀

儗曰列帝紀也一姓鼎革前後自不相嫌也

一書　建文年號

儗曰復革除也書成之明年適會

今皇帝復年號盛德事臣鷺誠不意身親見之踴躍

山呼書遂出焉

一書止　諸王臨葬

擬曰謹釁始也建文亡國二大端削　親藩更

祖制而已而止臨葬實始釁

一我

成祖文皇帝靖難兵未起前書王

擬曰猶藩位也分注踰稱　皇帝云

一靖難兵起後諱王不書迄入京止稱靖難兵

擬曰明有尊也實明有親也

一書兵戰除兵起北征二義外俱從稱敵體書攻克類

擬曰通春秋義例之竊也尊親并也

一書大內火　帝以崩聞

疑曰名崩而孫實也書崩非實書孫無以辨

一帝崩日仍書王

疑曰帝崩而統有歸也

一書革除建文年號係洪武三十五年遂絕書

疑曰所感而起因以爲終也

一書諸死節臣詳邑氏履歷否者略或不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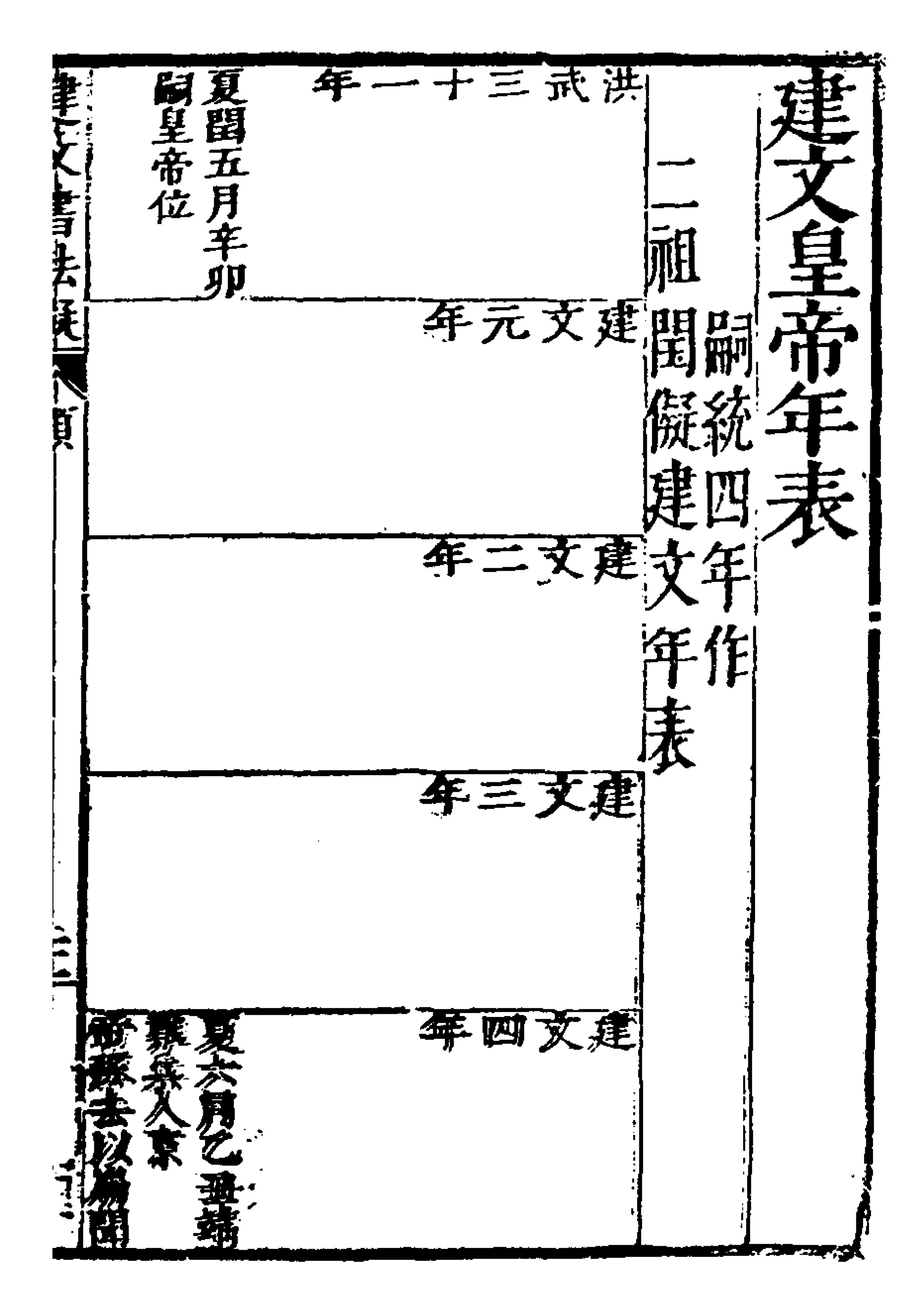
疑曰內忠也又經事洪武繼事永樂者自悉

兩朝不贅故

一諸臣死革除日以後者不得大書仍總附書

疑曰書終革除日不及其後也附書曲存之也

一諸臣事蹟不詳年月者止因類附注不大書
儗曰大書例年月也附注權例也
一分注姓名及論贊標題皆白書
儗曰便稽覽也論贊率闡前人所幽故不偏及
一書法事繫月月繫年而其紀事綱提目目承綱
儗曰遵左氏編年子朱子分注也
一紀事紀言卽修殘理棼不自坿會其文之蕪句之陋字之不法者多芟更多委曲
儗曰信傳信法也潤色前人則不嫌代匠斲也
十六義



建文皇帝年表

嗣統四年作

二祖閏僭建文年表

年	事
洪武三十一年	夏閏五月辛卯嗣皇帝位
建文元年	
建文二年	
建文三年	
建文四年	夏六月乙丑靖難兵入京帝遜去以為閏

秋七月壬申北平靖難兵起

冬十二月

[illegible]書冬十二月

文皇未改元猶建文年也

荒史氏曰史記年表大抵爲諸侯王廢興作也建文何以孤表年耶曰自洪武稱三十五年而建文若無年矣擬所爲表建文年也書祖新安而法兼龍門者何居曰譜忠臣亦前古所未有也天子表年而諸忠列譜建文一朝如睹余蓋以義起耳然則曷不兼表諸侯王曰懼耦列也

且擬專存年諸所遺漏者多矣

正史將作秉筆者自有備義擬直發其端耳

建文諸忠臣譜

衡命非喆立天地常儗建文諸忠臣譜

公

魏國徐輝祖 死獄　　徐欽 乞守墓謫　　開國常昇 一本置死

侯

越雋俞通淵 死戰　　長興耿炳文　　欒城李堅 被執道死

安陸吳傑　　江陰吳高　　歷城盛庸 後暴卒

駙馬都尉

梅殷 擠水死　　耿璿 後論死　　胡觀 死戰　李祺 水死

翰林院春坊一人附

文學博士方孝孺 抗死族及友　侍講王達 自經死　樓璉 自經死

侍讀唐愚士 附書　修撰王叔英 自經死　編修王艮 自鴆死

程濟 從亾　劉現　陳忠 不屈死

春坊林右 後劓死　侍書宋懌 附書　史仲彬

中書舍人

宋和 行遯　梁良玉 行遯　郭節 何申 俱遯死

吏部

尚書張紞 自經死　尚書毛太 自刎死或作毛大亨

戶部

侍郎卓敬 抗死族夷　盧迥 不屈死　郭任 子經俱死

主事巨敬不屈死

禮部

尚書陳迪抗死子六人俱　侍中黃觀赴水死　侍郎黃魁不屈死

兵部

尚書鐵鉉抗死二子俱　齊太逮死從兄弟俱　陳植不從拔死

侍郎徐垕　邊昇不屈死　主事樊士信族死

刑部

尚書暴昭抗死　侯太不屈死子弟俱　侍郎胡子昭不屈死

張昺首難死　金其徵兵出被縛　主事徐子權自經死

工部

尚書 嚴震直 後經死

侍郎學士 王景彰 言葬禮

董倫 鬱死

侍郎 黃福

六科

給事中 陳繼之 不屈死作陳繼先非

韓永 不屈死

龔太 投城死

黃鉞 赴水死

御史府

都御史 茅大芳 不屈死三子俱

陳性善 赴水死

副都御史 練子寧 抗死族夷

韓宜可 言事

御史大夫 景清 死犯座族

左僉都 周璿 不屈死

司中 不屈死

巡撫 黃清 抗詔死

監察御史 曾鳳韶 自殺

魏冕 自殺

高翔 抗死

董鏞 不屈死　鄒朴 憤死　王度 [illegible]

甘霖 不屈死　王彬 不屈死　謝昪 不屈死

葉希賢 行遯一作逮死　鄭公智 死方黨　王玭 死匿黨

尹昌隆 言事　韓郁 言事　丁志方 不屈死

左拾遺

戴德彝 不屈死

大理寺

少卿 胡閏 不屈死二子俱死　薛嵓　少卿學士 高巽志

寺丞 鄒瑾 不屈死子俱死　彭與民 逮死作與明非　王高 死方黨

劉瑞 死方黨

太常寺

太卿黃子澄逮死族夷　少卿盧原質死方黨族夷　廖　昇死方黨

尚寶司

司丞李得成

國子監

祭酒張顯宗附書　博士黃彥清後論死　助教王　紳附書

欽天監

監副劉伯完附書

宗人府

經歷宋　徵不屈死一作微

布政司

參政 鄭居貞 死方黨　參議 楊砥 言事　理問 徐讓 赴敵死

按察司

察使 王良 自焚死　李文敏 不屈死　副使 程本立 自經死

僉事 湯宗 不屈死　林嘉猷 死方黨　胡子義 行遯

桀砥 附書

諸王府

燕長史 葛誠 首難族　谷長史 劉璟 執死　燕伴讀 余逢辰 死諫

衡紀善 周是修 自經死　晉長史 龍鐔 不屈死　遼長史 程通 不屈死

寧長史 石撰 不屈死

府

知府 姚善 死勤王　王璡 勤王　葉惠仲 不屈死

徐安　孫鎮　劉有年

楊任 死黃黨族夷　陳彥回 不屈死黃希范　郎 石允常 謫戍

通判 王禎　蕭用道 直史附書

州

知州 蔡運 不屈死　吏目 鄭華 不食死

縣

知縣 顏伯瑋 自經死子有為別死　縣丞 鄭恕 城破不屈死　張彥方 死勤王

向朴 城破不屈死　丞 衛健 死赴敵　劉亨 附書

主簿 唐子清 不屈死　典史 黃謙 城破不屈死　周縉 勤王

魏　澤附書

學教授

王　省死聞詔　陳思賢赴京死　訓導羅　恢附書

林大同辭召　豐寅初

參軍斷事

高　魏自經死　錢　芹

都督府都督

耿　瓛後論死　劉　貞後死　廖　鏞方黨死

甯　忠後死　徐　凱後死　平　安後死

趙　清　孫　岳　袁　宇

潘忠　楊松（死戰）　馬溥

陳暉　楊文　程暹

衛所

都指揮使謝貴（首難死）　彭二（死戰）　馬宣（不屈死）

朱鑑（抗死）　瞿能（死戰子某俱）　卜萬

宋忠（不屈死子謙後死）　余瑱（不屈死）　彭聚（死戰）

滕聚（死戰）　孫太（死戰）　莊得（死戰）

陳質（不屈死）　楚智（死戰）　皂旗張（死戰）

房昭　韋諒　唐禮

葛進　孫狗皮　鄧戩

陳鵬　　薛熙　　何清

指揮使崇剛不屈死　　宋瑄死戰　　盧振首難死

王資後死　　張倫後死　　趙諒憂死

張壽死言　　鎮撫曾濬不屈死　　楊本被執死

丁良　　朱彬　　賈榮

火耳灰　　哈三帖木兒　　小馬王戰死

孫晟　王貴　俞琪　趙滸　胡原　李英　張傑　劉璒　朱榮　花英　鄭琦　王恭　林帖木兒　詹忠　詹璟　婁鬼里

千戶倪諒後死　　蘇琰　　鎮撫周拱元後死

失爵號

梁田玉行遯　　梁良用遯死　　梁中節行遯

何洲行遯　郭良行遯　高不危死迹未詳

牛景先遯死　馬埛死跡未詳　朱寧棄官去

失姓名

尚書徐　奉祠何辭仕　松江同知磔死

衣葛傭行遯　塞馬先生行遯　東湖樵行遯　耶谿樵死

老補鍋行遯　雪菴和尚行遯　雲門僧行遯

洞庭居士　玉華山樵披麻終隱　樂清樵夫水死

疑官

張琳　程亨名見教坊錄　鄒文壽死練黨

鄭楷附書　張鳥仔死練黨　朱進

杜奇 諫死族　陳子方 不死戮知　黃墀 死難

進士陳周

舉人劉政 死方正學

秀才

伍性原 赴京死　陳應宗 赴京死　林珏 赴京死

鄒君默 赴京死　曾廷瑞 赴京死　呂賢 赴京死

高賢寧　夏杲

布衣

王稌　王賓　韓奕

俞貞木　袁杞山　袁顥

楊　福俱附書

內官監

吳　亮一作誠　長　壽　段　實不屈死

戍卒

龔　詡大慟去國　儲　福不食死　羅　義

皂隸茅印仔

已上通計二百八十七人死者百八十有一其不在死忠數者忠之屬也得八十九人行遯在其內附書者非必忠之屬也亦以行學[illegible]得十七、此其可待知者

建文書法儗 前編

東吳荒史氏 臣 朱鷺 原名家棟

太祖高皇帝本紀 內

丁巳 洪武十年十有一月己卯皇第三孫允炆生

懿文太子繼妃呂氏出 皇孫性慈慧童年即敦孝友節所好詩書及古典禮文章洪武二十三年夏六月 懿文癰發于背痛甚號呼不絕口 皇孫年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暫離聞號呼聲即惶惶若不欲生親吮吸之周帀盖旬餘始愈 太祖聞之呼

侍豎問狀得侍其實歎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懿文疾甚皇孫入侍曲盡苦心及薨哭踊哀慕事事如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而誠純孝獨不念朕乎始一啜糜粥欲服喪三年 太祖不可然三年之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酒食肉不舉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致三弟皆幼躬撫育之極周居喪之初日則呼與同堂夜則挾之同寢時其飲食適其起居隨事寄誨諄懇有加 太祖每聞輒喜一日臨其宮兄弟四人並侍出句云兄弟相懷本一身皇孫遽應祖孫繼體宜同德後 太祖傳位詔云太孫某仁明孝友海內歸心葢有所試而云云

壬申 二十有五年九月以寶冊立皇孫允炆爲皇太孫告祭 太廟

詔曰曩者列聖御宇首建儲君朕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于今二十五年矣選將練兵鋤奸去梗貧生民于田野用心良多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九月十三日冊適孫允炆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太孫親正儲位 帝時付萬幾俾佐裁決當是時政治頗尚嚴覈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戴之

皇太孫小論曰是懿文太子之仲子而高皇帝第三孫曷稱太孫曷正儲位曰 太子薨矣 長孫雄英先十載卒矣是繫

文出者盡可推而及也以宗
法論也謂之世適臣鸞謹識
以宋國公勝潁國公友德兼太子太師曹國
公景隆涼國公玉太子太傅開國公昇全寧
侯恪太子太保詹徽太子少傅兼吏部尚書
茹瑺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任亨太子少詹
事兼翰林修撰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刑部尚
書楊靖兼太子賓客修撰黃子澄兼少詹事

侍讀東宫○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鄭濟王懃爲左右庶子○太孫條改律例奏上可之

帝閒居太孫侍舉大明律授之曰此酌古準今協禮制宜人情其熟玩以復太孫捧之退居數日成誦問曰汝熟其文矣能解其義乎曰解因問名例之義對曰名者聖人所以勵世磨鈍也故生人大倫名義爲重維持風俗必名教先以名義名教爲例庶幾刑罰之中不失德義之意曰然此書首列一刑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但愚民無知如于本條下即注寬恤之令必易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旨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

可也太孫曰名例律中某條尚覺嚴而不恕
請稍改之可乎曰試率爾意改來看因更定
五條明日呈稿　帝喜曰甚善因跪而請曰
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
以申恩今律中所定期于盡法而不必于原
情竊所未安曰凡所未安者汝悉改之遂遍
攷禮經參之歷朝刑法志改定七十三條
帝覽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刑不得不重汝當
平世刑不得不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如
後用刑皆宜遵此又語太孫曰吾平日用刑
雖重然所誅戮者皆極惡無道之人去此惡
人正以保全善人如去莠所以養苗非厲苗
也太孫曰殺無道以就有道仲尼不以爲然
未若修德以風之但愧上之德薄何憂民之

難化　帝笑曰爾言是也　帝聽政每震怒
輒誅夷狼藉一日退朝而怒猶未解太孫迎
問云何怒之深也曰有累犯法而姦惡異常
者不得不怒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其
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　帝不覺氣平笑
曰汝能不怒乎明日有常州陳理以子弒父
送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竟脫之理父原
抱病經年誤服一藥而斃繼母素憎其子因
力証成之無以自解太孫條其情而讞之
帝未之信也拘鄰里婢僕及原醫訊之乃知
父向患火症庸醫誤認爲寒藥中潛投附子
主人不知故服之而暴卒耳　帝驚曰有是
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
憂矣一日邏者獲強盜七人命送太孫審太

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眞訊之果係主人之子偶出庄上而佃客皆盜也是夜正謀劫爾舟遂强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獲　帝覆審盡得其情釋之問太孫曰爾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攷見其人雙眸炯炯視聽端詳定非盜也帝因嘆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太孫即位後屢進刑官諭之曰大明律　皇祖所親定大意雖准唐律亦遍攷歷朝刑法志參酌而成朕先年受命細閱今律校前代律往往加重蓋刑亂國用重典非百世通行之法也朕嘗時改定七十三條　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疑情可矜者何止此也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傳諭天下有司務崇

禮教赦疑獄嘉與萬方共享和平之福

乙亥二十有八年冬十一月冊馬氏爲皇太孫妃孝慈皇太后猶女也光祿卿馬金女

丙子二十有九年八月詔議諸王見東宮禮禮官議諸王來朝冕服見天子畢次見東宮于文華殿行四拜禮東宮坐受其叙家人禮後殿東宮及王俱常服王西嚮坐東宮東嚮四拜王亦坐受已叙坐東宮正中南嚮諸王列東西奏帝不懌上從之冬十月晦皇曾孫文奎生日月日皆

終其不歿乎華命日
年六歲矣莫知所終

戊寅三十有一年閏五月乙酉遺詔皇太孫允炆嗣皇帝位○止諸王臨葬 高皇帝崩于初十日乙酉遺

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于世定禍亂而偃兵妥生民于市野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柰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慮不獲終幸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勿異

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詔下諸王不說謂計由齊尚書時太與受顧命也

止諸王臨葬論 曰止諸王臨葬計無失于此者上下從茲隙矣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至異姓將猶須之況親高帝子邪弗詣弗葬詎能忍之不勝忿忿生心固然曷足怪乎當是時海宇未波堂構方宴諸王分雖尊勢雖重其必不因父喪以為利起干戈于苫塊之間何虞之謹也明示以猜而欲人之無猜得乎齊黃短謀已見蜓略加以方正學之迂貞日求更化而曾不虞難盡趣亾之器

豈保定之材也特其烈烈而死挺竪于
秋名義無罪不贖耳夫以
太祖之神聖而顧命遺臣猶然有此信乎得
人難也臣鷟謹識

皇太孫治喪禮

太祖崩于西宮　太孫披
髮哭踊哀動左右勑有司喪
儀悉遵周禮于是倣金縢遺制前朝後殿左
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
所有久不御者即以香湯灑埽之陳祖訓于
東直殿設重器于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
服執鉞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以至十六日
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簟先是
太祖不豫多暴怒遣譴戮者甚衆太孫入侍
事必躬承服藥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扶以

起唾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　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當淶更夜分侍衛酣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也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逆之于大明門外羣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淶墨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舉喁喁然有至德之思焉靖難錄誣稱太孫奉　太祖靈與后父呂本同祀西宮嚴禮之主斷不然矣

燕王入臨未至還

文皇將至淮安齊太言上急出敕符勒歸國也

燕王入臨小論

曰難端見矣遺詔先之也父死不奔喪其何以令敕符勒歸重

猜貳耳曷益乎若詔書未至而
文皇先來弗可止也其不奉詔亦弗可止也

臣鷺
謹識

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葬　孝陵靖難錄稱不一日而斂七日即葬葬核美斂日未詳詔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

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　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民艱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修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　上帝以無忝

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詔行三年喪禮

上欲行三年喪有司執例以請上出諭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太子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爲重惡得狥庶人之節況遺詔在乎復傳諭曰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況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祭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繇不可暫廢故漢

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循衆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諒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眞以爲安乎群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

詔薦賢才命內外文官五品以上及縣令舉薦賢才定保舉失人連坐法

六月甲辰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

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氏爲皇太后

呂太后壽州人父本累官太常卿文皇門金川時遣人迓太后至述不得已起兵之故太后未遑宮火起依徐王允熈居焉無何遷居太子陵不知所終

以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右侍郎○立孝陵衛○革冗員○初省州縣

詳朝野編

曰撫世馭民代有機宜紹洪武後而不知安靜以需至治

是失局也

建文上志切養民而所爲多矣四年之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并衞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勳階宮門殿門名題日新雖以干戈倥偬日不暇給而曾不少休一何擾也傳曰琴瑟不調甚者乃解而更張之當時甚乎不甚乎而樂此紛紛乎是正學之過也然在後世民殘于多牧祿糜于冗員重以中官出使道路繹騷則汰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采者未可謂建文時政畢竟非也臣鷺謹識

命兵部尚書齊太太常寺卿黃子澄太子澄晉秩俱

不詳日月

同察國事

太受顧命而 上為太孫時嘗喜子澄議以藩國事倚任之也按[illegible]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一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以九年無過得陪祀郊廟賜今名 太祖嘗問太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問諸邊圖籍太出手冊袖中簡盡奇之既輔政與子澄議凡親王有罪輒除國嘗使北平有賂受歸請為兵費 上益嘉之北兵起太專主籌畫命將出師明年勉諭太子澄既去益急復召還未及入聞變太奔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被執見 文皇不屈死從兄弟俱叔華外親悉遣戍姊及甥媳俱發教坊司一女守節不汙後出嫁兒甫六歲給配教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稱尚書舖云嘉靖中

知縣謝廷蒞祠祀太黃[illegible]名湜以字行分宜人少有文行洪武十八年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累至今官　上爲太孫時憂諸王子澄對曰漢七國非不強卒底滅亾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喜之每呼黃先生即位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未幾周王得罪　上以書諭北平北平爲曲解子澄曰燕周母兄弟　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今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鎮與齊太協謀備北平後調出塞令募兵于外子澄故善蘇州守姚善歸之革命日爲湯百戶執至京不屈死之妻妹發教坊司一子丕湖廣咸寧家焉其九族外親逮戍者四百餘人累及楊任附楊任嘉興人至季嗜學國初

以人才擢知袁州府宜民見知黃子澄子澄約姚善航海時善不可乃至任家謀滅俱被執任亦不屈磔于市族誅凡九十三人同邑袁杞山某任俠好義尤邃經學亦與蘇州守交善因交王叔英黃子澄名掛黨籍子澄來蘇謀匡復數至袁楊兩家許千戶旣執姚公疾至袁楊而袁先出乃械楊去坐籍沒戍邊者七十餘家而袁一子戍北平洪熙四月復還土田而袁返陶庄戒子孫世勿仕子顥有學行多著述有主德篇紀　建文上德俱杞山口授當日睹記事

丙午日赤無光○驛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

閻從 太祖先命也按■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濟寧守克勤子幼讀書日積寸爲文渼醇鄉人呼爲小韓子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巳任見典册所載聖賢遺跡輒顧慕之嘗侍父北遊觀周孔廟慨然興歎洪武十五年以吳沈揭薦召見喜其端整謂 上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孝孺杜門纂述嘗病臥絕糧不起恬如也二十五年又薦至 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名其讀書廬曰正學 上即位首召至侍經筵備顧問一時望重凡大政議輒咨孝孺 上好讀書有疑即召解疏奏可否必命

孝孺就扆前批答嘗獻正心箴銘凝命神寶頌皆規正君德兵起日詔檄多出孝孺手諸所更定亦孝孺議居多方召入時同郡王叔英遺書戒之曰天下事有行于古亦可行于今者有夏時周冕之類有行于古不可行于今者井田封建之類以孝孺議欲復井田也北兵至江上孝孺晝策堅守誓死社稷既革命驟来召不赴逼之衰經號闕下　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柰成王不在何對曰成王子固在　文皇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忤旨繫獄捕族黨輒下獄惕之先是姚廣孝囑　文皇南下必勿殺孝孺孝孺必不降活之以勸天下好學者故勿遽加害已欲艸即位詔召出孝孺自獄衰經見哭聲徹

殿陛　文皇降榻勞曰我家事耳先生無過
勞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艸不可孝孺
大批數字投筆于地復大哭且哭且罵曰死
即死耳詔不可艸　文皇大怒曰汝不顧九
族乎孝孺曰便十族柰何罵哭益厲　文皇
震怒遂磔諸市罵不絕口有絕命辭曰天降
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
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烏虖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詔收
其妻鄭鄭已先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
三人母族林妻族鄭五服之親俱盡旁及游
黨鄭居貞盧原質等門人鄭公智林嘉猷廖
鏞等益方黃之獄族夷十數殺及萬人矣孝
孺和而貞事親孝篤于師友克勤被誣謫戍

上書乞以身代宋濂葬夔州孝孺自漢中走往祭墓告蜀王恤其孤嫠志慕古欲見之行事不得竟其效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周禮考次大易枝詞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宗儀九篇及箴誡等洪熙初詔從寬典立祠祀焉或曰錄方氏時得典史**魏澤**周旋匿其幼子以故尚有後謚文肅公詩孫枝一葉是君恩謂此附**鄭居貞**徽州人豐頻美姿髯以父潛官閩中從貢泰甫尚書遊舉明經洪武中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建文時試河南參政三年吏民信愛之後坐方黨死于南京善詩文有閩南集關隴行藁歸來藁檜廷藁隨闕藁子孫留居福州之瓜山遂為閩人方孝孺教授漢中也居貞送之詩

曰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散江海于焉覽德輝濟濟鏘瓌琛天門何嵯峨羣山久相待晨沐晞朝陽疲息飲流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遥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

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父中母孝孺姑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巳陞太常少卿建文朝屢建白時事革命日不屈死之族其家

鄭公智字叔貞寧海人力學好古師事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與王語經史數稱述河間東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爲御史蒞事精敏持法不阿後坐黨死疑即妻族也

林嘉猷寧海人師孝孺以儒士與修高廟實録累遷陜西按察僉事坐黨一

廖鏞巢縣人德慶侯永忠孫初任散騎舍人嘗師事孝孺 文皇召鏞諭孝孺鏞未行孝孺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箇是字旣孝孺死廖兩子拾其遺骸葬聚寶山遂收廖死之兩子未詳

劉端王高竝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竝以給事遷大理寺丞廉明執法有聲竝坐縱孝孺息樹陰劓鼻死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元年方孝孺試士命題託孤寄命得政卷喜曰此鳥中孤鳳登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孝孺死政慟哭不食死之一本止稱終身不仕非

秋七月○召董倫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念先朝舊臣也賜御書怡老堂按董倫字安常恩縣人僑居宛平質直有文學

勝國時累辟不出洪武十五年以薦徵爲右贊善事懿文太子尋陞左春坊學士出叅政河南巳免官典滇南教諭旣召拜屢懇請親睦宗人不聽革命曰致仕出京悒悒數日卒

執周王橚廢爲庶人

秦晉燕周俱 高后出周王初國錢唐以財賦地改開封二十二年王棄其國來鳳陽遷之雲南未行復國 上卽位有告王反者且謂通燕湘代岷 上召太子澄計太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大志子澄曰不然燕猝難圖也先取周翦燕之手足而燕可圖也乃命李景隆卽訐周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反執至以竄雲南諸子竝流放巳而召還京金川門開王與齊王迎 文皇竝辭登樓相懸

泣得復封或云周王不願封請前
代諸石刻盡有之刊東書堂其上

執廢周王小論曰人臣無將將則誅然以手足骨肉之間有異志無叛徵處之要自有道太上黙銷之賈誼之衆建主父偃之推恩是也其次化諭之至再至三而後加討焉猶曰議親之辟不可過也跡周王巳事第不能兢兢祗慎法叛謀未布聞也重以貪夫恣索强坐不原逼一王而諸王心戰又可禁乎相繼告變雖罹龍争卒成大故伊誰咎也大抵齊黄計躁于削國而慮不能遠正學志迂于法古而目不見近人事實錯誤可謂盡天意邪臣鷺謹識

以平江知縣陳彥囘知徽州府陳彥囘字士淵莆田人洪武中以父故謫戍鎮南會赦貧不能歸依黃傭黃姓已獲薦明經授保寧訓導陞平江縣上即位以文學廉幹知徽州府元年受循良賞是冬祖母郭卒承重徽父老丕走京乞畱屢疏終喪不許勉莅郡即葬郭徽之北山時時哭墓下徽人名爲太守山復姓陳除其弟彥囧戍籍北兵至江上彥囘力糾義勇勤王以無何械至京死之籍其家妻屠見教坊錄

張鳳等世錦衣衛千戶此謂朝天女戶皆西宮殉葬父兄燕[illegible]壯士爲護衛上以周王得罪書諭燕也八月勅魏國公

輝祖兼太子太傅練兵山東備北藩也按徐輝祖中山王長子身長八尺五寸負志卓犖洪武二十一年嗣封嘗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妹爲文皇妃而心在帝室時密道燕情上特信任之北征屢有功又禦戰城下革命日武臣畢迎附獨公不屈始終無有推戴意至法司迫取供招公默然不出一語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文皇大怒以元勳國舅寬之奪其爵尋幽繫五年春卒于獄年四十其長子欽嗣封固乞守墓怒文皇謫居中都卒嗣封詳永樂中

魏國公子贊曰夫汝第在燕而弗爲牽也一姓嫗命而弗爲假也棄元勳世爵

之享而縲紲幽囚以死弗爲悔也豈非世臣之極忠乎亂子固乞守墓憯焉心傷儻亦有耻食周粟之思焉父子烈烈存殁生光哉世見增壽貳心以爲一門正氣遺恨不知天開中山俾南北世封以食報無竆也鷺識

賜太學諸生高等襲衣束帶歸省親 祭酒程 師周言諸生不可不使知大本其有三五年不歸省者令歸省孝養佗日出仕庶諳忠君先是上閔斯文不古思所以復之方孝孺亦言近代文字好奇三吳尤甚因責祭酒考次優列者賜歸省士林相矜以爲太平盛事

召王景彰爲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侍講 按王景彰名景以字行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懐遠教諭歷叅政謫雲南 上召入與修 高廟實錄已事文皇文皇問葬 上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從之附王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末爲大同訓導過北平禮于 文皇後以姚廣孝薦陞翰林侍講 文皇嘗問建文對曰建文君亦可與爲善顧輔導非人耳一日難達以十難字達識其八 文皇曰更有難字難汝達服銀屑死頗憐之命有司歸其喪

茹瑺免張紞爲吏部尚書 瑺爲吏部尚書甚貪鄙暴昭黄子澄以爲言免之紞代按張紞字昭季富平人洪武初舉通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 太子器重之十

五年雲南平出紈右叅政時雲南新隸百凡荒陋土俗貢賦典儀法令悉紈裁定夷民孚樂二十六年治行天下第一命吏部勿考賜璽書　上即位拜令官時旁求遺逸日集闕下率聽紈試紈鑑識精絕各當其材俾所得士華命日召紈及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直告朕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紈出自經于吏部後堂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充實錄編纂官

將修　太祖實錄也紈得士奇策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獨文詞工耶奏第一○野記言士奇在宣德朝請　張太后三事一修建文實錄用年號

一弛孝儒文字禁王世貞改誤以爲無之

以雲南布政使陳迪爲禮部尚書

按陳迪字景道宣城人祖宥賢國初從征調撫州因家焉迪倜儻有志操洪武八年薦辟郡學訓導尋拜翰林編修累至今官三年加太子少師北兵起上疏陳大計受命督軍儲于外過家不入聞變輒赴京師慢罵不屈 文皇命熬其子之肉以啖迪問味何如迪咽既曰忠臣孝子之肉自香與子鳳山丹山六人同日凌遲死衣帶中得詩有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二心之句蒼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計家橋族姻悉逮戍洪熙初得釋還本邑有祠祀迪

增國子監司業以學

録張智爲之○征夷將軍都督何福副將軍徐凱進兵征百夷平之○九月某日長星西隕有聲如雷○征虜前將軍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春卒遣祭護喪至京師諡惠襄○冬十月某日熒惑守心○十一月征南將軍總兵顧成班師還京賞勞各有差○謫解縉河洲衛吏來奔喪也洪武末縉官監察御史令歸學十年擢用未及期來故謫詔舉山林才德士

○監察御史尹昌隆言事嘉納之上偶感微寒視朝稍宴尹昌隆諫曰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安也陛下嗣守大業宜繩祖武憂勤萬幾今乃溺于宴安日刻甚宴猶未臨朝群臣宿衛疲伺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天下傳四夷非社稷福也左右曰以疾諭之上曰不可直諫難聞于是詔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頒示天下朕亦用自警昌隆太和人字彥謙詳後

以工部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事

謝貴張信爲北平都指揮使時藩府相繼告變尤忌燕大臣

言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為守臣惟昺北平與貴並受密命按張昺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官累至今官已死難屍得還葬妻某見教坊錄　文皇嘗夢昺被髮為厲命焚其屍面色如生謝貴起錦衣衛貟智遣勇以齊太薦有是命已同昺死難信詳後

代王桂如蜀時蜀王以賢聞而代王貪虐懷不靖方孝孺請以德化導之故有是命

齊王榑有罪召入京留之王有異謀見告上不即罪之也

以福建左參政王鈍為戶部尚書起鄭賜徒中為工部尚書○黃福為右侍郎○十二

月辛丑朔帝省牲郊壇○封右都督冰晟嗣西平侯○召宋懌還京以爲翰林侍書濂孫○以進士曾鳳韶爲監察御史按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進士甞使北平請罷兵不聽革命日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官而至繡衣郎旣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守節以死以流人劉有年知太平府按劉有年廬陵人徙

沅洲洪武中起明經爲御史學行著聞辭官養母忤旨謫通州讀書不懈得儀經十八篇于州故家上之詔藏祕閣上起有年徒中四年坐不肯迎駕謫雲南西平侯知其賢遣諸子從學且薦于朝及交阯平以爲按察僉事卒于官

召韓宜可爲副都御史

韓宜可未詳何許人初爲山西布政使謫雲南召入力言諸藩王當從寬大密加防範勿遽誅討不能從

陞何福右府都督同知勞賜有差○詔賜明歲天下田租之半

詔曰朕即位來小大之獄務從寬省獨賦稅未平農民受困其賜明歲天下田租之半

前編畢